

當正常的。美國永遠不應容許其敵人擺佈或傷害其與長期友人的關係，以作為改善其與敵人關係的條件^⑤。原則與利益兩者皆要求美國鞏固與其歷久彌堅的友人的關係。

中華民國的立場，在官方的聲明中，昭然若揭。這一立場係以自助與互助為基礎。政府與人民們將繼續努力以求經濟進步、財富分配平均、增進社會福利、壯大國防力量。我們將繼續尋求盟邦與友好國家的合作。我們正面臨一項國際威脅——國際共產主義威脅。共產黨徒之間雖有爭執，但在世界共產主義文化的最後目標上，他們聯合一致。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面對共產主義威脅。祇有心意相同的國家結成一個共同陣線，我們才能希望阻遏共黨的進一步擴張，保衛我們全體的自由。

此外，我們是、而且將繼續是國際體系的積極的一員，促進貿易、投資、技術與文化交流。我們相信，安全、自由、繁榮與進步祇有透過堅決的自助與相互合作才能獲致。

註⑤ Paul Seabury,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 and Europe," *Forum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 (Taipei: Asia and the World Forum, 1977), 3—8.

越戰後的中共亞洲策略

* 沙 特

一 前言：北平對於亞洲權力平衡的認知

一九七二年二月，經由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所達成的美毛修好，是中共外交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對於增進中共在亞洲權力平衡的利益來說，美毛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常化是很有用處的。在六十年代後期，中共的領導人更加體會到他們脆弱的戰略地位。文革期間對於軍事準備的破壞以及蘇俄在邊界地區駐軍的增加，使得中共易受攻擊。不過，問題的重心在於中共的堅持反對二個超級強國。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俄入侵捷克，同時發表所謂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這明白表示了它可能準備使用完全的軍事優勢，壓迫

* 沙特原名 Robert G. Suttler，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處亞洲事務研究員。

或者侵略中共。同時，中共對於所稱蘇俄在它的邊界四周擴張勢力，加以圍堵，表示更進一步的關切。一九六九年中蘇邊境的衝突，加深了中共對蘇俄威脅的憂慮；適時的反應是：中共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之下，使用傳統的外交，捨去文革時代的意識型態本質，結束它本身的國際孤立，以平衡蘇俄的壓力。

由於蘇俄的強大，中共了解，和許多國家改進外交關係以助其反蘇，仍是微不足道。在亞洲，只有另一超級強國——美國，有足够的力量，阻撓蘇俄的壓力。在過去，莫斯科對美毛的可能修好已表不安，因此，中共領導人認為：進一步拉攏美國，調整毛俄關係，進而組成亞洲的新權力平衡，配合他們的利益，是重要的政策選擇。

當中共面對逐漸昇高的蘇俄壓力之時，在一九六九年新成立的尼克森政府正開始新政策方案：從亞洲撤軍，和減低在中共邊界附近的軍事承諾。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中共體會出尼克森主義的逐步軍事撤退，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美國的撤退正是尼克林政府昭示和中共修好的明證；美國撤軍之後，中共可以免去南部和東部邊區的廣大防務；最後，中共可以趁美國撤退，擴展勢力到亞洲鄰國。

中共之所以接受尼克森訪問大陸是基於二個因素：利用美毛修好以減低蘇俄在中俄邊界及在亞洲地區的壓力；利用尼克森主義在亞洲取利。同時，雙方亦開始了所謂外交關係正常化。雖然一九七二年二月的上海公報承認了雙方對於臺灣、意識形態以及某些外交問題，有重大的歧見，但仍顯示出美毛雙方已對將來維持亞洲國際秩序的原則，達成了協議。最值得注意的是，雙方同意，不在亞洲地區建立霸權，同時亦反對其他國家建立霸權的企圖。

這項協議符合中共的利益。在過去二十年內，中共處在一個敵對的亞洲環境之中，時常遭受安全的威脅。美毛修好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得中共在南方、在東部，比較安穩；同時，亦為中共對抗蘇俄的壓力，提供了重大的保證。在上海公報中，美國同意支持反霸條款無非是中共的一項重大戰略保證；在公開的紀錄中，美國反對蘇俄控制中國的任何意圖，而使中共可以安心於東南方而專心於北方。

上海公報發表之後，美毛外交關係一直是北平在亞洲策略的中心。在符合中共利益的原則下，美國繼續執行尼克森主義，逐漸從東南亞的前進位置撤退，包括臺灣、韓國和日本。同時，美國一再強調，撤退不能被視為是軟弱的表示，它堅決反對任何強國在亞洲建立控制地位的企圖——這一點特別是指蘇俄。尼克森政府維持足够的地面部隊來支持這項立場，藉以再度向北平保證，上海公報中的反霸條款，將被履行。

二 美國在中南半島的失敗與中共的積極活動

一九七五年春，有關高棉政府和西貢政府迅速垮台的重大事件，破壞了有利於中共的東亞均衡的穩定發展。從北平的立場來看，新興的亞洲秩序之安定已遭到挫折。當北平期望美國從亞洲撤退之時，急速的美國後退對中共的利益有深遠的影響。美國事實上已遭到嚴重挫折，它的領導中心由於水門事件和一九七四——七五年經濟蕭條，在國內外，尤其是在亞洲，業已引起了懷疑。（北平的傳播媒介從經濟蕭條之初，已注意到經濟危機對於美國國內和國際威信的不良影響。據稱，中共領導人對於尼克森下台亦極表關切，雖然北平三緘其口）^①。

面臨亞洲新情勢，中共的反應是多方面的。他們表示願意繼續遵循上海公報的原則，進行合作。在過去，北平主要是依賴美國的力量來維持有利的權力平衡，目前，它已開始負擔更多的責任，支撐亞洲的立場，對抗蘇俄的擴張。

首先，北平迅速地鞏固它和菲律賓以及泰國的外交關係，並且加深反蘇的情緒——非泰兩國被認為是受美國的中南半島撤退影響最深的。外交關係的建立導致聯合公報的發表，文中並各表明反對國際性的霸權^②。中共同時努力向菲律賓和泰國保證在美國撤退後的安全與安定。這些保證無疑是想勸阻二國急促地尋求新的強大盟國，以應付亞洲新情勢。

北平一再提到，美國在中南半島已被打得「遍體鱗傷」，並說，亞洲人民，特別是東南亞人民很成功的驅逐惡狼——美國出大門之外。但是，北平也明白表示，它反對美國基於這項挫敗而片面地從國際參與中倉促撤退。換言之，它希望美國繼續積極參與，並在戰略上對蘇俄在歐洲、中東和亞洲嚴加戒備。北平在其宣傳路線上，甚至更進一步強調：美國在中南半島的失敗，正好給予它一個良機，使它從次要的地區，撤出多餘的兵力，轉而用於更為重要的地區，以阻礙蘇俄的可能擴張。值得注意的是，北平對於美國在亞洲的政治影響力和軍事駐留，已減少了批評。對於美國強調它將和日本保持密切關係和維持堅強海軍態勢的政策聲明，北平也一反常態，表示支持。

北平同時採取積極政策，對付蘇俄：特別注意蘇俄趁美國撤退之後的圍堵企圖。它已經發動一項主要的宣傳戰，警告東南亞國家要當心「前門拒狼」（美國）「後門入虎」（蘇俄）的危險。蘇俄所提出的亞洲安全體系亦被攻擊為惡毒的計劃，旨在建立它的

註① 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新華社」有關尼克森辭職的報導見於海外廣播消息，「每日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二日。（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Daily Repor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以後簡稱 (DR:PRC)。在此，筆者必須強調，本文謹代表個人意見，而非美國政府官方立場。關於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接觸，可參閱筆者的二本書：一為注視中共：走向美匪和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九七八年出版，(China-Watch:

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一為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中共外交，威斯特維爾出版社，一九七八年。(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7, Westview Press, 1978)

註② 中共與菲律賓聯合公報見DR:PRC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中共與泰國聯合公報見DR:PRC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

政治霸權。北平更指出，蘇俄的行爲實與中共及美國所擁護的反霸權陣線，完全相反^③。

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北平電台的一篇分析美國撤退之後亞洲情勢的文章，強調中共的立場：一方面攻擊蘇俄，另一方面鼓勵美國繼續留在亞洲。文章中指出，美國在中南半島失敗之後，變得軟弱，戰略上採取被動。該文又說雖然美國被迫撤退，以調整戰略部署，但美國並不願放棄其在此一地區內的利益，以免落入蘇俄掌握。該文並首次提到助理國務卿哈比在一九七五年隨西貢淪陷之後，訪問東南亞之行，認爲此舉足以證明，美國將繼續留於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並且爲美國和亞洲的利益，扮演負責的角色。

相反地，蘇俄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它被指責爲東南亞安定的威脅；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侵略強國，企圖取代美國，支配亞洲^④。

「新華社」在其他有關美國海軍在印度洋和計劃中的地亞哥、加西亞基地的報導，也支持上述北平電台的說法^⑤。北平對於紐西蘭首相所作維持美、澳、紐安全防衛條約的有力聲明，亦曾作有利的報導^⑥，而對其他安全條約則一字不提。相形比較之下，蘇俄的外交、軍事、經濟和諜報行動，都遭受批評，亞洲集體安全制度的建議更被認爲是和以前日本帝國主義相同的陰毒設計。

北平對超級強國的新認知及其對亞洲一般戰略均衡的新估量，對日毛關係有着顯著的影響。中共的宣傳鼓勵日本和美國更進一步合作，以對抗與日俱增的蘇俄威脅。這些宣傳，事實上放棄了以前對美日關係的批評，而增加對蘇俄的指責。新華社於一九七五年八月五—六日報導福特與三木的談判，不再責難美日防衛關係。同時，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共批評蘇俄壓迫日本，這一點和過去中共每年在盟國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大發反美言論，成爲明顯對比^⑦。

對於過去依賴美國支持的東南亞非共國家，中共採取不同的態度。它的宣傳避免提及美國軍事和政治支持的必要性。相反地，強調和中共關係的重要性，並謂，和北平修好及反對蘇俄，是東南亞安定的因素。同時，區域性的自助和合作，特別是由「東協」一類的組織所主持的合作，被認爲是對抗蘇俄、安定亞洲的重要因素。因此，蘇俄已被描繪爲亞洲的重要敵人，對美國的批評則隨之消失。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共頭子在菲律賓賓馬可任總統和泰國總理克立訪問大陸之時，所作的評論。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副總理

註③ 參見海外廣播消息：中共大眾傳播的趨向，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五頁。

註④ 北平國內廣播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見於DR:PRC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

註⑤ 「新華社」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一日報導史勒辛格對迪亞哥，加西亞島的評論，見於DR:PRC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二日。

註⑥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七日，見於DR:PRC六月十九日。

註⑦ 在海外廣播消息：中共傳播的趨向，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日，第十七頁，有詳細討論。

鄧小平，在歡迎泰國總理克立的講演中，完全針對蘇俄，指它為東南亞的戰略禍害^⑧。講詞中強調中共和東南亞外交關係的重要性，包括反霸權條款。此項論調更超越了前已提出的論點，意謂中共和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之建立，將加強第三世界的團結和合作。目前北平發出的報導，重點在於描述中共如何努力說服其他國家，將反霸條款列於建交時的聯合公報之內，以抵抗蘇俄假亞安體系之名而在亞太地區逞其擴張野心^⑨。

北平對於抵擋蘇俄在中南半島的圍堵，和它在東南亞的整體策略是相同的。中共鼓勵印支國家採取自助政策，和它建立親密外交關係，以阻擋兩個超級強國的干預。不過，中共在中南半島的努力結果，比它在東南亞非共國家間所獲得的較為遜色。新的高棉政府，在過去從未接受大量俄援以對抗龍諾，現仍願和北平合作。高棉副總理喬森潘於一九七五年八月訪問大陸，簽訂一項聯合公報，抨擊超級強國的對外政策，標榜中共為社會主義運動的堅強堡壘^⑩。

相形比較下，北越繼續和蘇俄保持親密外交關係。北平曾首次在公開場合中，對北越表示不滿，並避免提及「中」越團結一類的例行辭令。中共的此種態度，在北越三十年國慶之時，及北越高級幹部同月訪問北平之時，均已表露無遺^⑪。

一九七五年歲末，北平開始對東亞和東南亞情勢，持樂觀看法。雖然，美國影響力式微，但美國仍繼續表示它將維持亞洲的權力平衡，以防止蘇俄的過份滲透。北平認為美軍，特別是海、空軍將在該地區保持機動。它的宣傳也注意到美國海軍在印度洋和澳洲的行動。一九七五年，福特總統提出太平洋主義時已標出了美國的利益所在。此一新的戰略是以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海軍和空軍實力和維持與日本以及中共親密的關係為基礎；對於蘇俄在該地區可能扮演的角色，並沒有提到。

同時，中共察覺，東南亞多數國家擔心蘇俄的勢力，尤其是東協國家正盡力抵抗大國的干預。因此，中共認為它的成長中的勢力，實是蘇俄野心的剋星。從一九七五年期起，除了馬來西亞和印尼之外，北平曾經熱烈招待往訪的東南亞各國重要領袖，藉以增加其影響力^⑫。從此，中共警告各國防範蘇俄在美國撤退後擴張勢力的宣傳，亦開始在東南亞有了附和者。至一九七五年底為止，蘇俄只在北越和寮國保有相當高的影響力。

三 最近的發展

註⑧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見於DR:PRC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

註⑨ DR:PRC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

註⑩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見於DR:PRC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

註⑪ 海外廣播消息：中共大眾傳播的趨向，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第十七頁，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第十三頁，均有討論。

註⑫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見於DR:PRC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共一直繼續不斷從事建立友外關係的努力，並且減低蘇俄滲入東亞與東南亞地區的可能性。從一九七六年早期開始，高級官員從寮國、紐西蘭、新加坡、澳洲、西薩摩亞、巴布亞新幾內亞、緬甸、高棉、越南和泰國相繼訪問北平。同時，中共試圖經由貿易、經援及科技協定的簽訂，以鞏固和這些國家的關係。中共頭子們亦開始了文革以來的出國訪問。中共繼續鼓勵美國海空軍留駐於日本、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北平的努力範圍擴及南亞。中共很成功地利用最近亞洲情勢的發展，擴張勢力並減低蘇俄在環繞中共四周國家內的影響力。從一九七一年以來，隨着東巴基斯坦的危機之後，中共在南亞的利益遭到嚴重損害。一向和中共敵對的印度，在一九七一年和蘇俄簽訂友好條約，兩國更爲親密。一向協助中共以阻擋蘇俄勢力的巴基斯坦分裂成爲二國。新建立的孟加拉，追隨印度，投靠蘇俄。剩下的巴基斯坦亦爲印度的軍事力量所懾服，不願幫助北平而得罪印度和蘇俄。同時，美國對於蘇俄勢力的日益增長，亦少加理會。在過去三年，北平採取低姿態的作風。雖然它已傾全力援助巴基斯坦，但除了靜觀變化，以待新機之外，似乎沒有其他選擇。一九七四年，南亞出現了二個新局面，對中共來說是有助益的。第一，印度和孟加拉認爲沒有再和巴基斯坦敵對的必要。開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此舉亦同時使北平和印度以及孟加拉改善關係。其次，印、孟兩國對於和蘇俄的親密關係，並不完全滿意，這正好爲中共提供可乘之機。

一九七四年，中共開始改善它和印度以及孟加拉的外交關係，但是由於印度試爆了核子彈，並且併吞了錫金，致使關係正常化的進展暫時受阻。經過一年多的等待，中共於一九七六年初，開始對南亞展開外交攻勢。

首先，印度在一九七五年經濟情況很差，甘地夫人的領導亦因政治醜聞引起危機，這二項因素減輕中共對印度擴張主義的疑慮。一九七五年八月孟加拉的政變，也被認爲是阻止印度和蘇俄勢力擴展的重大事件。新的孟加拉政權放棄了以往親印、俄的路線，轉而依附巴基斯坦和保守的回教國家。這些新發展配合中共對美國撤退的憂慮，其結果是中共一方面鼓勵美國繼續維持它在印度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一方面作外交努力擴展本身的影响力。

在最近二年之內，中共設法鞏固和舊盟友的關係，包括巴基斯坦、錫蘭和尼泊爾，同時在從前非友好的國家中——孟加拉、阿富汗和印度，亦贏得了不少的影響力。

一九七六年四月的中印條約恢復了一九六〇年以來中止的雙邊大使級關係。然而，中共對於雙方恢復互派大使一事，雖未立即發佈，但官方評論已顯示出，北平正採新的和主動的態度。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印度派出一友好訪問團赴北平訪問正是最好的說明。印度代表團是參加孔帝斯紀念堂（Konis Memorial Hall）的落成典禮，該堂建於河北石家莊的諾曼·白求恩國際和平紀念醫院（Norman Bethun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孔帝斯是一位印度外科醫生，二次大戰期間，曾經協助人民解放軍。根據新華社十二月九日一篇很長的報導，河北省高級幹部參與盛會，中共的人民對外交友好協會主席，印度代表團團長以及印度大使都曾發

表演說，一再強調孔帝斯是過去中印友誼的象徵，亦是將來合作的典範。雖然別的演說者只談到中印人民間的友誼關係，印度大使，據新華社報導，則利用這個機會表達了印度政府對中共政權的友誼之情^⑬。

印度代表團抵達北平之際，亦是中共減低反印言論和鼓吹中印友誼之時。因此，吾人可以見到另一明證：即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一個中共友好訪問團抵印度時受到的熱烈招待。在九月二十六日盛大宴會中，印度官員和中共大使形容中印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是友誼史上新的一頁^⑭。

對外的宣傳顯示出，北平和印度的修好主要是鼓勵印度參加其他南亞國家對抗蘇俄的影響力。因此，一旦印度和莫斯科有不和之處，北平便毫不猶豫地加以發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新華社的評論中，指出印度對於蘇俄假經援之名進行剝削，極感不滿^⑮。同時，中共也強調南亞國家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以及共同發展區域合作以防範蘇俄擴張野心的必要。

配合對印度的新政策，中共對其他南亞國家亦採取了和以往不同的態度。尼泊爾國王於一九七六年六月二—九日訪問四川和西藏，受到熱誠歡迎。九月三日新華社報導，中共和阿富汗簽署了一項協定，同意進行三個援助計劃；十月，阿富汗友好訪問團抵北京，歡迎場面空前熱烈。十一月一日李先念接見了代表團，並舉行友好會談。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三十一日巴基斯坦總理訪問北平，十一月五—十七日，錫蘭海軍司令相繼往訪，中共均給予熱烈歡迎，藉以鞏固傳統的友誼^⑯。

在北平對外修好聲中，最主要的還有一九七七年一月二—五日吉歐爾·拉曼的訪問北平。華國鋒親自出馬歡迎孟加拉第一次往訪的代表團，隨後，雙方並簽署了經濟合作和貿易協定。這次訪問為孟加拉和中共的關係，自一九七五年八月政變以來，建立良好的開端。

在一月四日的宴席上，李先念公開聲明，孟加拉代表團的首次訪問，獲致相當大的成就。他並提到華國鋒曾和代表團舉行親切會談，並表示中共——孟加拉的經濟援助和貿易協定是中共基於廣泛國際主義責任，協助孟加拉的明證^⑰。

吉歐爾·拉曼訪問時，曾發表攻擊印度的言論，其中主要涉及印孟兩國對於恆河的使用問題和邊界的武裝衝突。但是，中共並未發言附和。因此，李先念的講詞只不過是宣佈中共願意支持孟加拉人民反抗外來干涉的鬥爭。他特別強調蘇俄，批評俄人為最危

註⑬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見於DR: PRC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註⑭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見於DR: PRC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註⑮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見於DR: PRC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

註⑯ 海外廣播消息，中共大眾傳播的趨向，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十七—十八頁。

註⑰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見於DR: PRC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

險的戰爭之源，威脅南亞安全，包藏禍心，意圖控制和奴役南亞國家¹⁸。

鄧小平訪問緬甸和尼泊爾，李先念訪問菲律賓和孟加拉，正說明了中共在該地區的積極活動，和它對南亞局勢發展的滿意。在五月十二—十六日訪問菲律賓期中，李先念引用肯定的字句，強調中共對東南亞局勢頗表滿意。五月十二日，李先念發表演說，讚許東南亞國家保衛國家獨立和主權以及對抗霸權主義的加倍努力。他更特別直接表示支持東協國家對東南亞中立的建議。在過去，中共發言人亦讚同東南亞的中立，但是從未提起東協¹⁹。

為贏得菲律賓更多的好感，北平有關訪問的報導沒有提及中共援助境內叛亂份子和南沙羣島主權爭論的問題。李先念的演講亦未重申鄧小平於一九七五年六月馬可仕訪問北平時所說，中共將支持被壓迫人民的正義鬥爭，同時不干涉菲律賓的內政。在李先念抵達馬尼拉之前，西方報紙報導，菲律賓又奪取了南沙羣島中的另一小島，中共的報紙未予置評。

在孟加拉，李先念亦說明了中共和所有南亞國家改善關係的意願，並表示支持南亞進一步合作來對抗蘇俄。在李先念訪問之後，北平利用德賽新政府的和緩親俄作風，展開新攻勢。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華國鋒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報告，指出中印兩個人民一致希望有更密切的關係。華國鋒亦提及，雙方仍有尚待解決的問題——邊界問題——雖然如此，他再度向印度打氣，強調雙方關係可以進一步改善，只要雙方更盡心力²⁰。緊接着，中共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席王炳南在率團訪問南亞三國的行程中，曾經受到德賽熱烈款待，並於三月八日和德賽總理及其外長舉行「友好會談」，這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共駐印大使呈遞國書之後，中共官員和印度高級官員會談的首次。三月十三日，王炳南在會見印度國會議員時曾順便提到中印邊界問題，據新華社稱，王炳南強調衝突只是暫時的，又說兄弟之間難免有些口角²¹。

四 展望

美國自中南半島的倉促撤退，雖曾使中共感到震驚，但也使中共領導者在中國的利益領域內從事一項成功的外交和地緣政治策略。在亞洲，中共已成爲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成員，並以蘇俄的影響力爲犧牲而取得了新的支配地位。從中共的角度來看，蘇俄還不能夠補填美國撤退所遺留下來的真空，因爲：

註¹⁸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見於DR:PRC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註¹⁹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見於DR:PRC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四日。

註²⁰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見於DR:PRC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註²¹ 「新華社」電訊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見於DR:PRC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美國雖已撤退，但它在西太平洋依然保持強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實力；該地區的國家已彼此改善關係，並且減少或避免依賴蘇俄；

中共已利用傳統外交方式：貿易和技術合作擴展自己的影響力。

期望中共改變此一成功的策略，自屬愚不可及。因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仍將繼續此一政策。然而，外國觀察家和中共的策劃人士如果忽視此一政策可能遭遇的困難，亦屬同樣的愚昧。例如，蘇俄和美國可能更集中注意力於亞洲，而使得中共的政策愈形複雜。而中共內部政治和意識形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互為矛盾的政策目標，更可能成爲此種困難的內在淵源。

在結論中，筆者特提出幾個影響中共政策的主要問題：

(一) 領導中心的安定：在過去三年之中，中共的對外政策顯示出一項特性：權力中心的鬥爭並未對外交政策的執行產生影響。儘管領導中心對於某些外交政策有不同意見，但對整個亞洲政策來說，沒有影響。當然，吾人預測在將來派系之爭不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反效果，也是不成熟的看法。回憶十年之前，文化大革命曾經爲中共外交政策造成大轉變，許多亞洲國家與之交惡。

(二) 支持毛派的共產黨：中共和亞洲非共產國家的外交關係，由於它和各國境內叛亂團體的關係，而變得複雜。中共事實上是依賴一項雙軌政策——一方面和各國現存的政權繼續合作，一方面支持其境內的叛亂團體。在一九七〇年代，北平和叛亂團體的關係變得冷淡。不過，中共區的祕密電臺還是被用做攻擊各地政府的發洩器；中共的軍事支援亦祕密地送往各地。

自從毛死之後，更多的跡象顯示，中共願意支持東南亞的政黨和親中共的馬克思——列寧黨派。中共的主要目的是向友好的共產黨保證，它將繼續執行與它們有利的毛澤東政策。此種作法亦給新的領導者——華國鋒和他的黨羽在領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以一種意識形態的委託。中共的宣傳文章中並未指出，和這些叛亂團體的親密關係將影響到和政府間的外交關係；但是，因爲東南亞各國政治領袖是叛亂團體所計劃予以推翻的對象，不久，他們將視中共的行動是不友好的。由於這個原因，東南亞國家可能拒絕和北平發展更密切的外交關係。

(三) 領土的糾紛：爲了改善和亞洲國家間的關係，同時也爲了製造出一種溫和的印象，中共在古老的邊界和領土問題上，例如與印度與菲律賓的糾紛，採取較有彈性的態勢。但是，中共此一政策並非對所有的鄰邦皆是如此，不同的策略引起了其他鄰邦懷疑它真正的意圖。例如，中共一向強調對南海中島嶼的主權，菲律賓、越南和中華民國也提出主權的主張。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赴河內訪問的一個瑞士代表團於訪後聲稱，中共和北越對分界線的分歧，引起了武裝衝突^②。同時，中共對於東海的島嶼主權問題雖是表示緘默，最近中共的武裝漁船進入該區，引起日本的抗議，這也表示了北平對這些島嶼的主權要求^③。

註② 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註③ 華盛頓郵報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六日。

(四)華僑：在過去幾年，中共不再以口號或其他聲明來支持華僑在東南亞各國內的權利要求。中共也放棄支持雙重國籍的政策，並鼓勵華僑取得居留國的國籍。

雖然此一政策依然有效，今年之內，中共對華僑的注意力大為增加，因而，影響到它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共發起一項新的活動，爭取華僑的支持和擁戴。這項活動顯然是「解放臺灣」策略的一部份，亦是為了吸收華僑的經濟和科技實力來支援國內的現代化。然而，這項活動很可能促使中共和華僑的關係更為親密，包括華僑前往大陸訪問、學習、旅行和工作。東南亞國家有鑒於此，很可能會認為，華僑將變為更難融合，會製造社會的困難，也會使中共有機可干涉他們的內政。

(五)軍事現代化：由於軍事實力的不足，中共對於東南亞國家並不構成威脅，尤其是不與中共鄰接的國家。毛死之後，中共推動經濟和軍事現代化，擴充海空軍力量。假若中共的海空軍力量大事擴充，東南亞小國可能會傾向新起的大陸強國，不過，這些國家也可能會尋求外來的支援——例如蘇俄，藉以對抗中共的威脅。

(六)臺灣：中共「解放臺灣」的意圖和它在亞洲非共國家間擴展勢力的政策，可能會有衝突。雖然中共對於臺灣問題採取低姿態的作法，它仍然有意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作為威脅。許多觀察家認為，任何中共的直接軍事行動，或者武力威脅，都將疏遠它與鄰國的關係，特別是日本。

(七)韓國：在物資和宣傳各方面，中共一向是支持北韓。一般認為，在現有的情況下，北平不願意韓國有新起的戰爭。不過，一般人也相信，一旦戰爭爆發，中共將毫不猶豫地支持北韓——為的是防範蘇俄獲致控制性的地位。當然，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共支持北韓，將使得亞洲非共國家提高警覺，進而重新考慮其對北平的外交政策。

(八)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局的不穩將影響中共的政策。新成立的軍事政府逮捕和審判布托，已經沖淡了彼此間舊日的友誼關係。

(九)越南和高棉的衝突：影響中共在亞洲策略最深的問題是最近越南與高棉之間的戰爭。雖然中共在公開場合避免批評越共，但它絕不會同意舊日的老友——高棉，落入北越的掌握。

自從北越控制了整個越南之後，北平對北越既存疑心，又顯冷淡。中共認定河內為其在東南亞競爭的對手，更懷疑河內將進一步聯合蘇俄，對抗北平，並且取得莫斯科的財政和技術援助來復興經濟。這種結盟關係將為蘇俄在中共的南方領域內建立據點，當然不為北平所歡迎。